

现代媒体如何与政治互动？
本书为你全方面阐述真相。

西方媒体 如何影响政治

The Media and Political Process

【英国】P. 埃瑞克·洛 (Eric Louw) © 著

陈 晞 王振源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现代媒体如何与政治互动？
本书为你全方面阐述真相。

西方媒体 如何影响政治

The Media and Political Process

【英国】P. 埃瑞克·洛 (Eric Louw) © 著

陈 晞 王振源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 / (英) 洛著; 陈晞, 王振源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166-0569-1

I. ①西… II. ①洛…②陈…③王… III. ①传播媒介—影响—政治—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206.2②D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2020 号

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

作 者: P. 埃瑞克·洛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燕清创意

责任编辑: 张 程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1.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569-1

定 价: 43.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媒体如“镜”	(3)
怀疑一切	(6)
政治传播的批判性建构主义路径	(7)
建构主义方法	(8)
第二章 政治：形象与本体	(11)
什么是政治	(11)
政治：宣传与实体	(19)
作为权力来源的媒体	(24)
政治印象管理的游戏	(27)
什么是媒体化政治	(33)
第三章 西方政治发展历程：媒体与政治的日益共生	(38)
自由民主制的滥觞	(39)
早期的盎格鲁模式	(41)
自由民主的大众化	(47)

管理民主：驯养西方公众	(57)
媒体在自由统治中的角色变迁	(59)
自由民主与公共领域	(63)
第四章 政治新闻实践纲要	(65)
从第四权力到煽色腥看门狗	(66)
作为娱乐奇观的新闻	(73)
建构新闻窗 1：新闻实践	(80)
建构新闻窗 2：来源选择	(87)
建构新闻窗 3：新闻编辑室之争	(93)
媒体—政治关系的制度化	(95)
记者：监督者还是合作者	(99)
新闻“权力”	(103)
第五章 政治魔术秀：政治公关的技巧	(105)
从舆论导向专家到政治参与者	(106)
政治过程的转变	(114)
公关化政治的革新者	(119)
政治公关化的规范	(131)
什么是政治公关	(145)
政治公关的工具	(152)
第六章 推销政客与制造名人	(156)
打造名人	(159)
电视中的表演游戏	(165)

政治名人的类型·····	(169)
第七章 推销政治方针与信仰·····	(184)
塑造世界观·····	(189)
推广世界观·····	(194)
世界观的功能·····	(198)
第八章 推销战争/推销和平·····	(202)
大众共识下杀戮大众的时代·····	(203)
越南：一场电视化的无审查战争·····	(212)
战争的公关化·····	(216)
任天堂战争·····	(221)
伊拉克战争·····	(225)
推销和平·····	(234)
第九章 媒体与恐怖主义·····	(240)
作为传播的恐怖主义·····	(243)
恐怖主义的受众·····	(245)
对抗恐怖主义·····	(250)
恐怖主义与媒体·····	(255)
第十章 媒体与对外关系·····	(258)
CNN 效应·····	(258)
对外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260)
媒体与对外关系·····	(266)

对外关系的媒体化维度.....	(277)
第十一章 总结：寻找答案（和问题）	(281)
什么是媒体化.....	(281)
媒体化政治的惯例与实践.....	(283)
创造宣传政治.....	(284)
当舆论导向专家误入歧途.....	(287)
宣传政治：困境中的体系还是自我创新的体系.....	(290)
媒体化是件坏事吗.....	(296)
词汇表.....	(297)
参考文献.....	(315)

第一章 导言

对于所有对政治学、媒体或新闻学研究感兴趣的人来说，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当代西方民主国家中，媒体与政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政治传播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拓展。本书试图向读者们介绍政治传播学中的一些核心主题和问题。在书中，我们将考察的内容包括：

- 西方政治已经经历了实质性的媒体化过程；
- 舆论导向专家与公关化政治的发展；
- 媒体报道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 政治新闻的演变；
- 政客们学习使用各种媒体形式的方式；
- 电视如何改变政治？

《媒体如何影响政治》将向读者们介绍各种与以下观念相关的主题，即自从大众传播时代到来后，一种特殊的形象塑造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过程的首要特征。本书认为，“大肆炒作”是大众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征。正如魔术师利用烟幕与镜子来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制造幻象，政治机器和为其服务的媒体编辑们也是如此。在今天的西方国家，电视是制造烟幕与镜像

秀首屈一指的（但不是唯一的）媒体工具。这种演出需要四类参与者：作为表演者的政客、舆论引导行业、媒体工作者（记者、播音员/主持人和研究者），以及他们的受众。而第五类参与者则是政策制定者——但是他们更喜欢躲在幕后，隐藏在烟幕与镜像秀之中，以便尽可能地躲避监督。本书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揭开记者、舆论专家和政客在当代电视化政治中的共生共荣关系。

煽动公众是 20 世纪西方政治的首要特征，而当下政治的特点就在于使用一系列能够驾驭公众舆论的煽动技巧。我们将对这些煽动技巧进行描述和分析。

本书也将描述当代大众媒体的受众如何体验越来越多“被驾驭”的政治。这种政治作为一套间接的媒体影像，由媒体，尤其是电视将其送入他们的生活。尼莫和库姆斯（Nimmo & Combs, 1990: 18）把当代媒体化政治的间接体验比作柏拉图的洞穴囚徒（参见知识框 1.1）。

知识框 1.1 柏拉图的洞穴囚徒理论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的囚徒寓言说的是一群囚犯被捆绑在一个地下洞穴中。他们无法转动头部，除了被火光投射在洞穴墙壁上的影子，看不到周围的任何东西。在交谈时，他们为那些影子命名，并谈论它们。他们以为，他们所命名的就是一些“实在”的东西，而非影像。当其中一个囚徒被突然释放时，制造出影像的实物从他眼前掠过。他感到迷惘，认为他从前所看到的影子比眼前所见的实物更加真实。而当被迫看向刺目的火光后，他从实物转向墙上的影像，这些影子比实物更加清晰了，也更真实。最后，囚犯被拖到阳光下，慢慢地适应并看清了那些实物是些什么。然而当囚犯被押回洞穴中时，突如其来的黑暗使他眼

前一片模糊，甚至还不如他那些没有被释放的同伴看得清楚。因此，这个囚犯断定，登上阳光普照的洞外并没有好处，还发誓要杀了强迫他们这样做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政治的电视化是否将政治变成了从我们生活中闪过的一系列摇摆的“影子”，而它所隐藏起的可能比我们眼见的更多？是否我们也成了一个电子洞穴中的囚徒？我们正在接受的间接的、被电视化了的影像是否：

- 能准确“反映现实”（就像一面镜子）？
- 还是一种模糊、歪曲的反映（就像柏拉图的影子）？
- 是煽动行为——即精心制作影像给我们看的行为——的结果？
- 是一个涉及记者、舆论导向专家、政客、民意调查分析者和受众的复杂的媒体化“建构过程”的结果？

媒体如“镜”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主流记者接受过“客观性”的训练。客观新闻主义是牢牢地扎根在一种经验主义世界观之中的（参见知识框 1.2），即记者们被教导要接受如下信条：

- 新闻“客观外在”地存在于“真实世界”中；
- 新闻独立于媒体组织和记者而存在；
- 记者的职责就是发现新闻；

- 找到新闻后，记者必须对它进行客观记录——即确保新闻中的描述与客观世界中一致；
- 记者应当通过采用制式的新闻格式，来消除他们的个人主观性（参见第四章）。

知识框 1.2 经验主义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支撑起了“客观新闻主义”）

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主观思维，而“客观外在”地存在的；

人类通过感官了解真实世界。感官连接起（思维的）“内部世界”与经验现实的“外部世界”；

对世界的认知是通过谨慎地记录经验规律而获得的；

认知中必须剔除主观性的部分。这是由建立“控制”来实现的；

“好的”经验认知是通过确保新闻描述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得来的。这种一致性必须是能被证实的。

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这一主流模式相信，其实践结果是能准确反映现实的新闻报道——即记者们相信他们是在给社会照镜子，并按照其“本来面目”进行描绘。这种“媒体如镜”的观念遭到了那些分析媒体的建构主义者，如塔其曼（Tuchman, 1978）的批驳（参见知识框 1.3）。塔其曼认为，记者实际上是在建构新闻，而非反映新闻（参见第四章新闻实践）。这种新闻学的建构主义视角将在很大程度上，预先揭示本书的观点（参见本章下文）。

然而，自由主义新闻学的主流模式也承认，对于“现实”的精确描述（镜子的功能）无法一直被实现。尽管记者们力求保持新闻故事与“客观”

世界的一致性，但是他们并不总能如愿。政治报道就因为舆论导向专家——即那些专门阻止记者们发现所有“真相”的煽动者的介入，而常常遭到指责。舆论导向专家已经成了现成的替罪羊。他们被认为是黑暗艺术的实践者，妨碍了记者工作的客观性。新闻描写有部分是正确的，但却不是全部的真相。真相的另半部分在于记者本身在建构世界观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更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而非一面镜子。

本书认为，政治报道的确被公关化了——即舆论导向专家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操纵新闻描写。但是，公关化涉及了一系列人的共生关系，包括舆论导向专家、民意调查分析者、政客和记者。客观新闻主义的实践是处于一个朦胧的过程中的，因为舆论导向专家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主流的自由主义新闻实践，来帮助他们建构他们想要描绘的世界。由此，柏拉图洞穴中的影子就被创造了出来——这是舆论导向专家和记者们共同合作下的产物。

记者们大可以批评，舆论导向专家妄图去改变投影在洞穴墙上的影子。记者们应该具有怀疑的警觉性，但问题是他们的怀疑还不够充分——他们只怀疑他人，从不怀疑自己。本书认为，对于记者本身的新闻实践也应该进行怀疑，他们应该更多地注意到自身在建构形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一点却常常被淡化了。

知识框 1.3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

人们无法像摄像机记录影像那样，被动接收来自“客观外在”世界的输入，因为所有外来的感官信息都将由作为思维动物的人类进行处理；

对于世界的所有观察都受到了主观的引导。既有观念（例如理论）、认知和经验（编码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的）都给了我们一个接收和解读

外来的输入信息的框架；

头脑中的固有范式引导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例如，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我们把感官集中在哪些事物上），如何处理和解读外来的感官输入。因此，使用不同范式的人们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认知是内部（主观）认识过程的结果——即我们选择思考什么；以及我们选择如何去思考它（即我们头脑中的既有理论、观点和经验都能指引认知）；

因此，认知是从我们所选择的摄像机对焦之处而来的，而非机械的记录过程的结果。而我们的既有思想则指引着我们对于焦点的选择。一个决定我们的“既有思维”的重要因素在于，我们是如何被社会化的，以及通过教育和接收此前的媒体影像，我们已经被灌输了什么。

怀疑一切

本书将采用怀疑和对立的眼光来仔细地考察政治传播的过程，主要关注自由民主制，以及在自由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媒体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主制被视为一种尤其应当加以批判的治理形式，《媒体如何影响政治》的批判主义方法也可以被应用到其他治理形式上。我们关注自由民主制是因为，虽然还带有争议，但它已经成为了当代最重要的一种治理形式。[如有读者有兴趣阅读从批判和怀疑的角度，即类似于本书作者的方法，对苏联治理形式进行解构，请参阅巴里奥（Bahro，1981）。]

《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提出，我们居住在一个日益充斥着电视所带来的二手印象的世界中，并日益被自然化而认为其“理所当然”。怀疑论则要求我们小心注意电视形象是如何被构建的，才能实现“去自然化”。因此，随

时审问我们自己，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什么、没有对准什么，以及为什么，就显得十分重要。大体上可以说，本书试图将摄像机对准一个新的角度。正如库恩（Kuhn，1970）所提到的，从新的疑问中，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参见本章下一节）。同样的，转移镜头角度将改变我们对于所看到的世界的观点。本书小心而大胆地批判了自由民主国家的电视化政治，最后小心而大胆地通过隐喻的方式，转移我们日益习以为常的镜头角度。本书采用了批判的方法，并不试图去建构“真相”；而是试图通过扎根于批判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阐述，激发讨论。本书希望通过揭示舆论导向专家、记者和政客之间的某种共生性，为媒体创造批判性的读者。因此，如前所述，新闻记者是一种怀疑性的职业，但却缺乏对自身的怀疑。带着这种观点，本书希望读者不仅增加对媒体化政治的怀疑，而且也对此书本身存有怀疑，因其本身也是被建构的。

政治传播的批判性建构主义路径

在思考有关政治传播的问题时，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具有很高的借鉴性。然而，在当代，我们需要将洞穴的图景进行反转。今天，影子已经不再是问题，而附着在洞穴的墙壁上的电视屏幕才是问题所在。它们接收着从外界传入的，具有高建构性和中介性的世界的图像。这些图像不再模糊、昏暗，而是新鲜、清晰和多彩的，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能准确反映洞穴外部的所有“现实”。它们和柏拉图的山洞中昏暗的影像一样存在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因为它们看起来如此“真实”。

本书认为，我们对于电视画面应该具有高度的怀疑，并对制作它们的人和组织也抱有怀疑。我们要提出以下的批判性问题：

- 是谁建构了这些电视画面？
- 这些画面制作者的利益、倾向、世界观及其议程为何？
- 任何参与制作这些画面的人在工作实践中，是否有任何机会歪曲我们所接收到的图像？如果是的话，其过程是什么？

总的来说，我们不能百分百地接受这些电视转述。我们应该清楚它们是如何和为何被制作的，以及它们如何描绘了一个几乎肯定是片面的、被歪曲的世界的图景。我们要对摄影机、摄影师、摄影师的老板、记者的倾向、记者的老板，以及那些试图去影响上述所有人的舆论导向专家加以思考，而并非是不带批判地收看屏幕中的画面。我们要从摄影机被指向了什么开始批判性的思考。为什么它被指向于此？摄影机背后我们所看不到的，是些什么？什么东西在编辑过程中被删除了？被谁删除了？记者或播音员串联镜头的画外音，如何改变我们对画面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环境下，舆论导向专家能够成功地“驾驭”人们？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听信了这些“天花乱坠的炒作”，相信那些人造名人被策划出来的“面孔”？

在此，我们推荐采用一种特定的方法论，即建构主义。带着这种观点，我们将稍作离题，来介绍一下建构主义方法。

建构主义方法

尽管建构主义是一种认识论，但是它特别适用于理解媒体化传播的过程。建构论是一种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它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作为人类，我们是从精神上来感受世界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心智与世界联系起来。因此，“认识”成为了一种“内在的”（认知）过程。对建构主义者而言，是我们的心智通过积极地参与到一种“建构”过程中，从而构造了世

界。这与经验主义者的观点相反，因为经验主义者认为，我们认识世界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给予我们通往“客观外在”世界的“途径”。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我们只要简单地通过验证和研究，就能理解“客观外在”世界——因此，客观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试图通过遵循或反映现实（就像镜子那样），来构建认识（参见知识框 1.2）。然而，建构主义者认为，我们并非是（也无法）简单、被动地从“客观外在”世界接收信息，而是作为一种思维主体（存在我们的头脑内）积极地建造（构建）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这意味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实际上是脱离了“客观”世界的——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一个“内在世界”的基础上的，而这个“内在世界”只是认知者对于他/她的环境的部分体验。因此，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即我们是通过阐释，来获得对于世界的理解的（参见知识框 1.3）。冯·格拉斯菲尔德（Von Glaserfeld, 1995）早就已经提出，每个人类基于他/她自私的需求来“控制”知觉，建构对世界的认识，以求使其符合他/她自身的需求和终极目标。

建构主义可以被追溯到两位主要的思想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和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库恩（1970）将认知视为“语言社区”的产物——即范式（人们看待/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从关于世界的常规性提问中来的。因为，对于库恩而言，认知是人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结果，如果人们改变了问题，那么认知的基础也必然改变。因此，认知/理解事实上是由一种语言社区所建构的（由什么样的问题被认为是可以提出的，以及那些指引着问题如何被提出的规则所框定）。相似的，维果茨基（1978）认为，我们的心智是通过语言的习得而发展起来的，而这构成了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这种建构主义思想汇入了（混合了符号分析、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概念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中，从而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产生了一种“语言学的转向”。由此则发展出

了后结构主义转向，将人类认知视为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被捆绑在语境中的精神建构（即对于环境的阐释），而非对于一种外部“真实”和“可认知的”世界的反映。

建构主义思想在本质上的一个危险之处在于，它可能陷入纯粹的相对论。为了纠正这一点，每一种范式都有必要开发一套相关的标准，能用来为它所建构的世界观“正名”。每一种范式都要能为其方法提供理由。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发展对于适用于那一范式的语言规则的一种自我反思、内部一致性，以及共识。这为我们从各种不同的、作为建构的世界观中进行选择提供了基础，因为并非所有的建构都是同样出色的——其中的一些相对而言，具有更高的一致性和解释力。